

史料

異

國

日

記

(二)

辻

善之助校訂

隔于萬里之海陸、年々往來何有異哉、於陋國正無道令歸有道也、依之渡海商客安居必矣、貴邦眞如路數人遺置本邦、可被立館舍之地、着船之湊、□貴國意分與之、自今以往彌可修隣交者也、餘事付在船主舌頭、惟時秋天殘暑尤甚而已、自齋不備

慶長十四龍集己酉孟秋二十五亥

御朱印

右圓光寺清書、間ニ合鳥子下繪アリ、上包ハ可漏、鳥子上ノ眞中ニテノリ付ニテ、封ノ字三處ニ書、

御朱印ハ七月廿一日ニ被押候也

一同十七日於御本丸、本上州被仰渡候ハ、おらんたへ、日本之文牒にて、御朱印可被遣文言調、御右筆へ、可申渡由也、則一紙ニ此一ツ書給候

ばたん

一ぢやくす名字 くるうんべいけ名也

ぢやはん

一ふらんす ひつたゐ
一あふらはむ はんでんぶつく
一きらあ寸ゑいけ
右此四人へ當テ所、同シ文言ニテ四通調させ候へと、上州御申候也
おらんた船、日本へ渡海之時、何之津に雖爲着岸、不可有異儀候、向後守此旨、可被往來、聊疎意有間敷候也、仍如件
慶長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御朱印

ちやくするうんゑいけ

右大高ニ書之、御右筆庄九右衛門書之、四通也、同シ文言にて、あて所は、ふらんすひつたゐ あふらはむはんでんぶつくきうあすゑいけ四通也、上包ハ大高二ツニ折テ包、上下ヲ折返ス、

一廿日晚學校へ上州ヨリ使者アリ、天川に御朱印被遣

之、日本人天川へ參候事、迷惑申候、可有御停止之御朱印也、文言双談申、御右筆へ申渡ス、

日本人天川津に寄船候に付て、其處迷惑之由尤に候、於其儀は堅く令停止了、若於背此旨者、如其地法度可致成敗者也

慶長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御朱印

天川湊年寄中

右御右筆九左衛門書之、

右七通何モ七月廿一日一度ニ御朱印被押候也

一慶長十四西九月廿四日、於本丸、上州被仰渡候ハ、薩摩へ船十艘着候、其船ニ積候賣物共、面々ノ船頭ヨリ目録ヲ上候、あふラつけ候へと御申候て、十通渡給候、學校拙老請取申候て歸候、宗普を呼候て、即日ニ假名ヲ付て、宗普ニ持セ、廿五日早々ニ上州へ上候、其目録書ノ内、三通留書ヲ置候、殘七通大略同篇成故ニ不留書也、船頭ハ皆別人也、

右目録ノ留 但本文ハ色紙ヲ折本ニノ
上書如此
正 鹿兒島着船
折本也 如此かなつけして上候 宗普ト談合スル也
緞 幾端トアリ とんす
綾 里んす
絹 きぬ
天鵝絨 びろうと
胡絲 いと
絲線 いと
氈條 もうせん
絲綢 しろさたう
白糖 くろさたう
黑糖 ちやはんのはち
尺盤 ちやはんの物
花碗 さめ
魚皮
藥材

川芎
甘艸
藿香
烏藥
皂礬
麻黃
江子

慶長拾肆年柒月拾陸日

船收鹿兒島

船主薛榮具判

陳鳴判

如此折本也、立ハ紙立也ハ、ハ三寸五分ホト

上書 折本同前

七月初二日到

坊津澳唐船裝載貨物開具

白糖
黑糖
蜜
川芎
山萸蒔
甘艸
甘松
魚皮
墨
碗
礬
人參
酒蓋
扇
傘
土人仔

しろさたう
くろさう
みつ

さめ
すミ
ちやん

さのつぎ
あふき
さしのさ

緞
綾
青紬
光素
素綾
絲紬
紬
帽料
素紬
藍紬

どんす
ぎんす
さや
ぎんす
さやか
同
ふり物の類が
さや

合計六百三疋

びろうど
あらいと
もうせん
いと
ミづか

陳振宇

唐船主

陳德

かく書也、折本ニテ、立ハ紙立也、ヨコハ三寸五分ホト

上書様子ハ同前
大明舩貨物開具

湖糸
綾緞紬絹
金線

天鵝絨
氈條

書冊
鹿皮

青布
碗碟瓶

鯨皮

まらいと
りんす、どんす、あいき色々
ようさんのいと
びろうど
もうせん
物の本
まゝのあじ
さいみのぬの
ちやんびん
さめ

巴荳

綠礬

藥材 五担

舩主何新宇

謝王堂 陳仰堂 林文岩 龔愛峰

客人

朱仰雲 余傲寰 等共四十人

おく書如此 新宇 判

以上三通ハ爲後覽留置也、殘七通様子同前也

朗絹 カイキ敷 袖さや敷

(ビ脱カ)
シチンラウラド

雜色花網敷 右宗普云之

一慶長十四月二日松浦へ着候呂宋船頭共、御本丸へ御禮ニ上候、學校拙老御前伺候申候也

一同十月六日御本丸にて、上州被仰渡候ハ、呂宋ヨリ書札上候、其本文ハミヘず候、進上候物目錄如此ニ候間、分別して、御返書調候へとの旨云々

呂宋屋形ヨリ、呂宋屋形ノ名ハどんぶゆでんでま

るば、御所様へ進物之覺

一さんらん 三端

一まゆす 七端

一まゆちん 三端

一らしや 二、

一めんす 五さん

一ふたう酒つほ 二ツ

以上

此覺書上州ヨリ請取、則圓光寺卜相談、御廣問まで即席ニ、御返書調候

日本國 源家康 回章

呂宋國太守 麾下

芳翰飛來、披見珍重、抑爲

貴國之守護渡海、政化平安、而如例年被投數艘方物、雖不及閑談、如對容顏、誠作四海一家思者、交情不淺、不可有疎意也、餘付船主

舌頭不宣、

慶長十四己酉十月六日

御朱印 右傳書之、大高ニ上包ハ大高ヲ二ツニ

折テ、上書無之

同文

法度共ノ御朱印被遣候、文言ハ

呂宋船のひすなんやへ渡海之時分、逢逆風、

着何之湊共、相違有間敷者也、仍如件

慶長十四己酉十月六日

せんとうの名也、加様成名、三人別々ニ御朱印拜領申候文言ハ□□

せれらまゆじんあすけら

御朱印 是ハ御右筆庄九左衛門書之

大高也、上包アリ

慶長十五庚戌六月十二日、於駿府御城、安南國之

書、依 命披覽、其書曰、

安南國老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兼知大醫院堂院事

舒郡公臺下、裁採文書、冒達以上一行

日本國々王殿下、洞察淺言、往年有日本船々長角藏等、裝載貴物、五月拾壹日以上一行纔到本國、又安道地方、販賣、臺下恭稟以上二行主上、令差回買日本福建等體貴物以上一行

進納、至陸月拾壹日、角藏等、辭回到丹涯海門、急遇風波、其角藏等共拾參人、沉溺而逝以上一行

其弟庄左衛門及客商役目等共壹百人餘、幸而擺脫、臺下聞知、任差兵士、索救將回以上一行分給衣食、茲臺下深軫庄左等曹寄迹他鄉思回本國、仍差人遞引詣以上一行

闕、拜謁其臺下、冒牘迂言、轉撥以上一行聖意、

幸蒙允許、理作船艘、餞庄左等曹、任便回國、仍撮事□謹備文書、冒達以上一行

國王裁察、庶成鄰好之義、書不盡言、謹具以上一行

弘定拾壹年肆月初參日

大文字
文書印

右書白唐絹黑緣裏紅梅、堅貳尺餘、橫三尺七八寸、加籠アリ、白唐絹、上ノ中ニ縫目アリ、謹封判、加籠ノハ、五寸、タケ一尺計、右ノ加籠ノ上書曰

安南國老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兼知太醫院掌舒郡公文書遞至 謹封

日本國國王 殿下開拆案照

ウラ書 內有文書清套

弘定拾壹年肆月初參日

安南國揚武威勇功臣錦衣衛署衛事駙馬都尉富候其□、載探文書、冒竇達以上一行

日本國國王殿下、兪允洞察淺言、往年有日本艚船長角藏等、盛載貨物、五月十一日纔到

本國父以上一行安處地分宿住、本處官謹備□啓、來其臺下、繼出將門預操兵柄、以上一行主上之義塔、受以上一行

黎皇之厚恩、緣有家事、恭稟榮鄉、伏蒙

主上特差、其臺下奉辭巡守日本福建等艚、開立庸舍、以便買賣、且臺下探知角藏心中謹厚、結爲以上一行義養、至六月十六日、角

藏等辭回、到海門外、卒遇風波、其角藏等共十三人投身跨不幸俱逝、存親以上一行弟庄

左衛門及客商彥兵、中左、甚右、傳兵、源

右、多右、彥次、善左、隆右、彌右、弁船

役人善次、吉左、甚三等合以上一行百人餘、

擺尋生路、幸而得活、其臺下任差兵卒索

救將回、私第給養四十九人、其臺下嚴侍□

大都□堂右府舒郡公憐養三十九人、與掌監

文理候祇養二十六人、共□□貨衣食、其庄

安南國揚武威勇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署衛事駙馬都尉廣富使文書遞至

謹封

日本國國王

殿下開拆 案照

弘定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內有文書清套

都元帥總國政尙文平安王合肯日本國艚長弟庄

左衛門、客商甚右衛門、源右衛門、多右衛

門、善左衛門、傳兵衛等、係所啓謂、上年

跨岸越海、五月五日到父安處興元縣復禮社、

開庸貿易貨物、陸月拾陸日移艚回國、至丹

涯海門、被風波、其庄左及本艚客商共壹百

五人 寄跡淹久、恭乞許回等、因應許就僑

居、旅次裝整、行李仕便回還、本國凡所過、

巡司把截、去處驗實放行、倘或沿途、稽滯

生事、國法孔嚴、必不容貸、

茲令

左等得聊其生、大抵皆以上一行由臺下仁慈力

重、茲臺下業已施恩、欲全庄左等性命、再

遞引等曹、詣□闕拜謁、其臺下冒牘以上一行

聖意曲降洪恩、伏乞 令許理作船艘、與庄左

等任便回國、庶其全歸鄉貴、庄左等得域以

上一行

國王面目、得酬師父義恩、得慰妻子願望、則

其臺下之功之德、不特度得、庄左餘曹而臺

下之譽以上一行之名左且聞於本鄰兩國、恭望

殿下觀覽嘉納、以知柔遠之心、以表和親之義、

片言草々謹備文書、

弘定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文書 大文字

此書白唐絹、緣段子、堅二尺餘橫二尺七八寸加籠アリ、ハ

、五寸計、タケ一尺餘、上ノ

中ニ縫目アリ

右ノ加籠ノ上書ニ曰

異國日記

弘定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右之書白唐紙ニ書候、堅横杉原程也

安南國又安處總太監掌監事文理侯達書

墨印

與日本國總長弟庄左衛門、彦兵、忠左、甚右、源右、多右、傳兵、彦二、善左、隆右、彌右、吉左、喜兵、又右、與次、右善次甚三等、原行住角藏、難尾合得壹百五人、其本處官大都堂右府舒公文理侯駒馬官廣富侯公、意欲功德、恰憫遠國饑饉之情、以家物給養、全生再赴京、拜稟
(衣脫力)主上、德廣給與糧、旨判合回日本國幸甚、其大都堂舒公等官、結作船艘、許回本國、以

問、復

貢土像、以表丹誠、揣一片友愛之情深、堅兩國和好之義篤、仍鄙意冒瀆

天听、貴邦人物梟雄多、以經紀爲由、叛於跣趾占城等處、沿海爲非、劫商船、至於本港、船隻被害、慘無寧日、商民屢稱冤苦訴不候本欲行兵捕戮、碍

天威不違顏只咫、是以遲滯不果、伏乞

當宇廣博施之仁、開好生之德、四季引文、嚴究奸徒、庶具不敢萌不軌之心、而餘波得及乎、暨邦是再造之晨也、葑菲

是祈希

望昭亮、

(探)

今將探貢物件、逐一開報於左、

大牙貳枝重柒拾斤

中牙貳枝重肆拾壹斤

異國日記

全功德之義、茲達書回日本國、弘定拾壹年貳月延日 判書判也

右之書白唐紙ニ書之、堅横如杉原寸法也

以上書四通慶長十五戌六月十二日於

駿城閑讀歸而寫之、本文ハ圓光寺へ返之者也、

自東埔寨捧書 慶長十五戌戌六月廿四日於 駿

城御前讀之、其書ニ曰

東埔寨國主六識曆王嘉致書于

大邦日本國王麾下、爲探貢事、誠以海濶天空、

任從魚鳥飛躍、令聞廣興、近者悅遠者來、

泰山何讓土壤、河海豈擇細流不佞是以斗膽

奉

貢、來者決不拒焉、故客歲遣抔坤滄宇之才幹、

駕一葉之扁舟、獻 上土產、聊表微忱、聞

厚欸來使、回儀倍從、不佞 誠惶誠恐焚香東

拜、惟祝萬壽無疆、奈何於今未到、慮恐羈

平事件、再使六浮勝桃羅猛、與庸謹前來探

蜂蠟參百斤共拾貳塊奉貢

上

歲在庚戌年孟夏四月 日 謹書

左 玉

右此書唐紙ヲ如經讀、堅八寸計、横三寸五分ホトニ折本ニメ、赤キ唐紙ヲ以表紙メ、貢物ト金薄ニテ上ニ書付ル、加籠モ赤唐紙ヲ以調之、上ニ續目アリ、赤キ唐紙ヲ以外題アリ、貢書ト大文字ニ書也、箱ニ入、堅壹尺餘、横五寸計、アツサ一寸五分、上ニ沈金繪アリ、此書慶長十五戌六月廿四日於駿城 御前、圓光寺ト同前ニ讀之、書先圓光寺へ被持歸、翌日廿五寫之了、則圓光寺へ返之者也右東埔寨國主へ返書被遣之、依 命崇傳書之其書曰

日本國 源家康 復章

東埔寨國主 閣下

遠得傳信書、近似對容顏、焚香東拜、祝壽無疆

之語一行、實以至誠也。貢物如紙面所記采納、厚惠不淺、抑吾邦之商士到貴城、踐趾占城處々、爲梟雄害、慘無一行寧日之告報、先年已依此示諭、殘留吾邦黨類、悉以一行加誅戮、彼梟雄令歸國者、逐一可刑罰者必矣、蓋恐一行嚴制、(至カ)否于今不歸朝、剩有潜居于趺趾須濃波夷、而時々窺便工惡、逆煩諸人之聞其過深重矣、一行急任

一行貴城之制法、可被行刑法、聊不可有思慮、貴城之一行商船到吾邦、則海涯陸地制禁賊徒、而珍器之賣買一行可任商主之心、勿訝之、隣交彌海誓山盟不可有渝變、陋邦之方物具別幅、投贈之、擬涓埃之報者也。一行維時初秋殘暑猶酷、爲國自嗇、不悉

龍集庚戌孟秋日

御朱印

別幅

鐵砲

參拾挺

右

慶長庚戌孟秋日

右之書傳書之、紙ハ問ニ合鳥子ニ、下繪在之、別幅ハ常ノ鳥子加籠モ常ノ鳥子、上ニ續目、封ノ字三處ニ書之

加籠

日本國源家康 復章

封 封 封

東埔寨國主 閣下

コノ處原本錯簡アリ今訂正ス

右七月廿五日調之渡之

唐商士望 御朱印、長谷川左兵衛自長崎、後庄

三迄被申越、庄三得 上意、則被遣之、傳書之

廣東府之商船到着于日本、則雖何之國々島々

浦々、任商主之心、可得市易買賣之利、若姦

之輩枉覃不義者、隨商主訴、一行急可處斬罪、

日本之諸人等宣承知、敢勿違失矣、一行

皆慶長十五庚戌孟秋日

御朱印

西洋 唐人

右之書大高一重、上包大應ニツニ折包、又其上ヲ杉原ヲ以一重ニ包之、

御朱印遣西洋唐人、長谷川左兵衛申請 如此書之、

唐人一官子掣三人爲迎來、願爲 御目見、至駿城、捧書 其書云、

大明林奇楫葉美守居同頓首上啓

伏以

東京秀麗、擅郡國之雄圖、鴻恩磅礴符天壤之元運、從來海嚴寇虜、近時客多販賣、不特日本珍奇輻輳、抑且大明貨物流通、誠開闢之

賢主、眞古今之嘉譽、奇楫等父親惠澤屢承、佩服獨至、幸遇

殿下崇佛法、以結萬姓之緣、柔遠人以切九經之

旨、懇念老父暮齡、俯體子姪親愛、儻諒陳情之苦衷、自深子鄉之婦感、

壽命綿於久曆、祿位固於 胤賢、寸楮難罄、數言特献、

奇楫葉美守居全再頓首

右ノ書白唐紙但杉原之寸方也、慶長十五庚戌八月日也

慶長十五庚戌十二月十二日、大明福建道商士周性如、駿城而御禮、着五島船也、淡路亦同日御禮、長谷川左兵衛申次也、大明日本往來勘合可申調望之故、被遣御書、本多上野介正純奉書也 其書云 但此書、唐人周性如文體相望、左兵衛、道春被得 上意相定、文言闕光寺モ傳モ不知也、

清書ハ傳書之、

二字缺 除一字

日本國

臣本多上野介

加二字

藤原正純奉

旨

呈書

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所、

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貿于

一字闕

中華者、雜出于漢

隋唐宋元

一字缺

明之史及我國記家乘者昭々矣、然

前世常朝鮮紛擾之時、雖有 中華之貴价來我

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

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船絕、可謂遺憾、方今吾

上テ惣並迄アクル

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

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鑑舊時之炯

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

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安南交趾占城

暹邏呂宋西洋東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

無不上書輸貢、由是益慕 中華而求和平之意、

無忘于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島、

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

舶來吾邦、期以長崎港爲湊泊之處、隨彼商主

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関市、豈非二國之利乎、

所期在是耳、比其來也、亦承

惣並ヨリ一字上ヘ舉リ

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我遣使船、

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

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餘船之

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元、

伏竄島嶼、而猾 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

法、若又我商船之往還於諸蠻者、因風浪之難、

有繫纜於 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

之、今將繼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

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復古之功不在于斯乎、

我邦雖海隅日出、抑諺所謂叢爾國也、中華以

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爲請

一字缺

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所仰望也、中